

蔣一談 本報河南傳真



「塵世落在身上 慢慢變成了僧袍」這由蔣一談創作的截句是對蔣一談其人的最好寫真。蔣一談其身生活在當下，咂摸着普通人的人間滋味，其心仰望著遠方，體味着頓悟的偶得，用口語化的語言表達出來，一行兩行三四行，沒有題目，成為其命名為「截句」的詩，一種新的文體，在中國新詩百年之際，喚醒普通人的寫詩熱情。「珍惜頓悟的那個瞬間，並記錄下來。」這許是蔣一談所追求的文學狀態——讓詩歌之心，隨時蕩漾你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紅色的圍巾、灰色的開衫，白淨的皮膚，令48歲的蔣一談看起來是個30出頭的文藝青年。他說話聲音不大，語速不快，雖侃侃而談，但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恍若是經過認真思索的，值得信賴。

他曾說過，寫詩如同說話，聲音不要那麼大。寫「截句」，是等待寫完之後的思緒集中又飄散，那心裡的歎息、無奈、惶恐或者會心一笑。而讀過蔣一談截句的人會有這樣的感慨：我的心被推到心應該到達的位置：我的浪漫，我的詩意，我的歎息，我的生活或留下生活的痕跡——時間並沒有虧待我們。

這也是蔣一談一直所追求的文學狀態，生活在時間這個日常當中，遇見什麼就是什麼。

為逃避現實而寫作

蔣一談一直保持着對文學的愛好，但從未將其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而刻意追求。1991年從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後，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了兩年編輯，覺得不自由便辭職寫作，於1993至1994年憑藉着過往的文學積累創作並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儘管反響不錯，但他從內心不希望靠文學賺錢，「很辛苦。」蔣一談希望通過別的途徑讓自己的生活更好，於是他轉而創業做了一名出版商，兩年時間便讓他這樣一個出生在河南的外鄉人在北京買了房子。

因此，大多數時候，蔣一談的身份是「出版人」，直到2009年，衣食無憂的他屢屢陷入迷失。「精神上空虛了。」

「我不是那種需要完成很大的事業來證明我存在的人，性格裡仍舊希望安

靜的生活。」於是，在2009年大年初一的晚上，他獨自一人在家中整理過往的筆記時，突然就想寫作了。「別人寫作是為了謀生，而我寫作是為了逃避現實，逃避過去十幾年的生活給我塑造的模式。」蔣一談如此形容自己再次拾起文字的原因。

人到中年小說始。40歲，蔣一談開始了小說創作。《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鬍子》、《赫本啊赫本》、《棲》……至今已出版六部短篇小說集，獲得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短篇小說獎等，蔣一談被外界更多地稱為「小說家」，甚至被譽為「文壇鬼才」。

從1993年為了謀生而寫作，到2009年為了尋求內心平靜而寫作，蔣一談說，人生需要一種平衡，或者更多的是和解，自我與自我的和解。

所謂「截句」

對於「截句」的誕生，蔣一談將其視為一種「偶得」，周圍環境推動使然。彼時有漢俳復興的呼聲，而詩歌亦是他的最大愛好，只是從未想過要做詩人，出詩集。

面對媒體，蔣一談總會談起李小龍對他的影響。2014年他在舊金山發現一家中國功夫館，透過玻璃，瞥見了李小龍的照片。2015年春天，回到北京在家休養時，一年前的那一瞥好像一束光出現在他的腦海中。李小龍創辦了截拳道，截拳道是個人用最小的動作和能量直接表達自己感受的一種方式，其卓越之處就在於它的簡單，它的每個動作就是它本身。

蔣一談頓悟，他過往寫下的那些靈感，不正是「截句」嗎？蔣一談給截句的定義是，一種源自古典，又有現代詩歌精神的詩歌問題，強調詩意的瞬間生發，沒有詩歌題目，且詩句在四行之內完成。「截句是看見別人等於看見自己的微妙體驗，是不瞻前、不顧後的詞語捨身，日本有俳句，中國有截句，有何不可。」

2015年，蔣一談從一千三百多首截句中選取了一百多首集結出版《截句》詩集，三個月內便第三次印刷，可見其火爆。蔣一談說，他在拿到《截句》樣書後的第三天，正好在香港，他去了香港最古老的祈福地林村，為李小龍和葉問燒香並許願。

語言的出家人

蔣一談追求一種始終在線的文學狀態，這種狀態需要內心平靜、平靜、再平靜。「總是會覺得心不夠靜。」

「你離手機太近，不可能寫出好的東西。」蔣一談說，看似豐富的信息其實是膚淺的。對職業詩人而言，不是一張作家協會的證書，不是網絡上的搜搜剪剪就能令其保持文學狀態的。「是時間的彎曲度，是對日常的品味才能保持文學狀態的。」

但內心又不能古水無波，「沒有了情感，看透一切就意味着創造力沒有了。」因此，曾經一腳踏進佛門的蔣一談還是停了下來，回轉到日常生活中來。他與朋友聊天，他開車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街巷轉悠……他隨時記錄腦子中靈光一現的瞬間，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記者也注意到，他不止一次在紙上

中國人的時間簡史——讀余世存《時間之書》有感

文：李夢

書評

知名科學家霍金的《時間簡史》面世已近三十年，可真正能讀懂這本書的人仍舊寥寥無幾。他以科學家及物理學家的口吻寫書，哪怕盡力避免佶屈聱牙，也不免會令到我這樣對高等數學近乎一竅不通的讀者心生膽怯。

最近，我又讀到一本與時間有關的著作，名為《時間之書》。以《非常道》和《人間世》等著作為人熟知的中國學者余世存，在新書中與我們分享了二十四節氣以及藉此鋪展的中國舊日風俗及民間軼事。同樣是時間故事，講述的方法卻是典型中國式的，筆觸溫暖且不乏詩意。

新書面世時，正逢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申遺成功，引來坊間眾多關注。近年，由於懷舊風潮在城市中興起，加上知名演員靳東等頻頻借助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與網民分享立冬和夏至等節氣的故事，民俗傳統不再被視為「過時」之物，反而成為年輕群體中頗為時尚的談資。

故此，《時間之書》的面世頗為應景。全書依時序，從立春講到大寒，將

節氣的由來、宮廷與民間慶典、詩人詞家的應和之作甚至宮闈軼事與鄉野趣聞種種，穿插羅列，娓娓道出。作者文筆甚美，將那原本平淡甚至枯燥的資料文字以「說書」的方式鋪展開來，予人生動親切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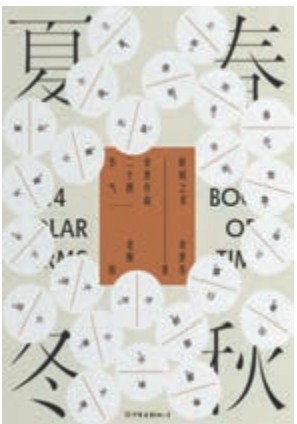
作者在自序中提及，在傳統農耕社會中，人們「對天地時空的感受是細膩的」。那時候的日子，不是封閉在二十四格機械時鐘裡，而是有血肉有靈氣的，可以藏在麥苗生長與杜鵑花開中，在潮汐漲落中，在溜冰、賞燈和看花等尋常人間事中，熱騰騰的，活潑不拘束，帶著俗世的、天然的熱鬧。

通篇看來，不論余世存的文字抑或老樹那些悠遠淡然的插圖，都意在將這些時間的故事放在俗世中、在柴米油鹽的尋常語境中講述。作者看似是講節氣，其實講來講去，仍舊是在講人的故事。如是立意，與中國古人嚮往的「天人合一」情境倒也頗為契合。今人總愛追懷古人風雅意蘊，可風雅與意味虛渺，總拿捏不住形狀，本書中的故事便為那些難以摹其狀的、形而上的意念，增添了

及物的、貼地的參照。

作者以「通感」筆法描摹時間，這是書中頗引人興味的一點。在作者筆下，時間的流逝與遊走，不單單憑靠人的雙眼感知，還可以借助人的觸覺、嗅覺以及味覺等鋪展開來。例如，他在《小滿》一篇中，寫夏天的瓜果蔬菜多有苦味。苦菜與苦瓜都是消暑佳品，也足以平衡人體在炎夏時分生出的虛火。更進一步講，苦味也好，痛苦與辛苦也罷，都是人生旅程中繞不開的考驗。人若堅毅，便不當這是苦，而當成生命必要的經驗。作者這種「沙中見世界」的本領與悟性，實是散文寫作者的共性，足以為這些看似短且輕的文字，增添些直指人性的分量。

讀罷此書，我回想序中文字，愈發覺出此書寫作初衷是為提醒世人重溫耕讀之美。誠如作者所言，「時間給予人們



《時間之書》
作者：余世存
繪者：老樹
出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豐富的意義，由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組成的意義，仍在不斷生成之中。」只是，這本《時間之書》以過去時態寫成，講古代講往昔，卻獨獨少了當下，不失為一處遺憾。

我自然可以理解作者回望與追懷的心情，也明白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個體，日日面對機械與單調的生活時，自然會生出失落與不滿。其實，作者大可不必繞開當下不理，若能將這種失落與不滿的情緒落實在紙面上，也不失為一種直面與記錄。畢竟，時代發展更迭，人們無法永遠活在晴耕雨織的農業文明中。老日子雖好，卻是一去不復返了。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

書介

圖文：草草

Stylish Hong Kong 型格香港

作者：雷頌德

統籌/策劃：RT Management Ltd.

出版：萬里機構



雷頌德透過鏡頭的光影捕捉，以「by the sea」、「stay」、「streets」、「luxe shopping」、「places」、「treat」、「living」7種元素來展現香港的不同面貌。濃郁的攝影格調，讓相片充滿厚重的質感，以型格風將香港的神髓記錄下來。

其實大家都想做菜

作者：莊祖宜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從學術領域到專業廚房，再從專業廚房回歸家庭日常，多年來「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莊祖宜寄情於烹飪這個自然與文化間的媒介，不但動手做也樂於分享，過程中她對飲食關注漸從精進廚藝，轉移到「做菜」與「吃」之間的根本關係上。本書集結

莊祖宜旅居香港、上海時期對買菜、做菜和吃飯的記錄及思索，而今又加筆收錄九篇文章，其間她從偶爾為文的專業廚師，搖身一變成為在家掌廚的飲食工作者，思考與飲食有關的一切事物成為她的新課題，自許作專業廚師與一般人的中介橋樑，將廚師的想法與技術以最生活化的語言傳達給所有人。如果說《廚房裡的人類學家》是初入廚界的莊祖宜對烹飪滾燙澎湃的熱情，而《簡單·豐盛·美好》是她對廚藝一本初心的夢想實踐，那麼《其實大家都想做菜》就是她想奮力追尋的人生志業。

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

作者：張曉風

出版：九歌出版社



摯愛，是繼《星星都已經到齊了》、《送你一個字》之後的最新散文集。

書中 黃金屋

文：陳添澄

人文與我們息息相關？

幾年前，著名人文學者李歐梵寫過一本通俗讀物《人文六講》，他在書中嘗試從文學、電影、音樂和建築四方面重構在全球化現代性下失落的人文傳統。

為何是失落的人文傳統？在當今全球化的社會，人文精神已經不被重視，人們只是考慮如何累積財富，學位被視為換取社會地位的工具，享樂主義讓人相信物質能滿足人的心靈。而真正的人文素養也被改變，扭曲成文化市儈主義，讓人以為出席音樂會、消費文化商品就等同了品味和社會地位。

李歐梵主張回到人文傳統，無論是中方還是西方的傳統。他認為人文不應被功能化、專業化的知識取代，否則會造成對社會、歷史或文化理解的片面和缺失。

因為人文知識不像科學有一個框架，它的知識是需要透過不斷遊走而獲取，因而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在積累學習。

具體來說，李歐梵嘗試從文學、電影、音樂和建築四方面提出如何重塑和普及人文精神。他鼓勵閱讀「雅俗共賞」的作品，把二流小說改編成一流電影；以文藝創作的想像力對抗全球化的同一化。經典能讓人進入另一個時空，反思自己原本身處的現代時空，而且能從中認識到歷史和其他文化。甚至是他自謙不太擅長的建築，他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力的觀點：建築應該向「都市田園」的方向發展，單刀直入地解決科技發展中人與自然割裂的現況。

「人文精神」不應再淪為一個過時的口號，又或僅指學院裡的學科，它依然與我們的生息息息相關。

